

老里早

老早大新游乐场看京戏

文 / 郑菁深

听讲大世界游乐场将要重新开张了,迭个是上海人个一大盛事。由此我想起了当年个大新游乐场、先施游乐场,搭仔小世界游乐场(勒辣福佑路老城隍庙后门),尤其是大新游乐场,因为少年辰光经常去白相。

讲起大新游乐场,就是老早仔大新公司(1953年改为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,简称中百一店)辟设个游艺场所,商店名称改了,游乐场仍旧叫大新游乐场。以前个大新游乐场主要勒六楼到十楼,有马戏台、罗跨亭、藏春坞、银河桥、御风楼、来青馆、螺丝馆、剪淤亭、青云路、袖潮楼、鱼佃轩、万花棚、凌云阁、垂虹径、五福亭和溪山

小筑等游览去处,总称“天台十六景”。等到我去白相个辰光已经几乎玩没了。当时大新游乐场搭大世界一样,开设京戏、话剧、电影、滑稽、魔术、武术等等演出节目。因为我从小喜欢京戏(勒小学四年级辰光还勒先生指导下,成立了京剧团,我还是团长咪,还勒辣向明中学演出过。算算快一个甲子了,像煞还勒辣昨日),所以我到大新游乐场主要是看京戏。为啥勿勒大世界、先施看?两个地方侬有京戏,迭个是因为我崇拜京戏武生筱高雪樵(迭个辰光几个小学同学都迷上武生),看伊个演出。筱高雪樵扮相俊伟、功夫扎实、开打激烈,伊个《挑滑车》《走麦城》《擒张诚》《金钱豹》《狮子楼》《驱车战将》看得我

眼花缭乱、神魂颠倒。每隔一段辰光个礼拜天,总要花两角洋钿买张票,看两场京戏,下半日一点半开场,夜里七点钟开场,有辰光饿了肚皮看到夜里散场,回到屋里扒冷饭,大人想想心痛。掰歇辰光个条件勿像现在,肚皮饿了,只好买块兰花豆腐干充充饥(两分洋钿)。

筱高雪樵有眼来头,是京剧南派武生巨擘高雪樵个侄子,七岁登台演出,长短靠武生兼麒派老生。五十年代一直勒辣大新游乐场献艺,后来调入新民京剧团,与新华京剧团个王少楼同为海上两大武生台柱(王少楼人称江南一条腿,武功了得,伊主演个《十八罗汉收大鹏》《忠王李秀成》等我都看过,真

刀真枪、武打过硬,现在要看到迭个武打,恐怕蛮难)。后来读中学了,功课毕竟多,礼拜天难得有空,再讲小学里有志于唱京戏个同学伙各奔东西,自家个兴趣爱好也转移了,勿常去看京戏,大新游乐场也勿去了。到六十年代中期,大新游乐场索性关掉了,当然先施游乐场、小世界也一道关脱,只剩大世界了。其实大世界也命运多舛,开开关关,直到今朝还“门虽设而常关”,可惜可惜。据报浪讲,明年大世界将要开张,实在是民心所向,为上海重新竖立起标志性景点搭之娱乐场所,其中个意义不言而喻,是哦。讲起大世界,就想起了大新游乐场,乃末就有了迭篇文章。

沪语中古语

衣有褶皱谓之「裱」

文 / 叶世荪

裱,读若上海话“盖”;指衣裤、裙子或其他布帛上打的折迭,普通话称褶子。

清代吕渭老有《千秋岁》句:“宝香盈袖。约腕金条瘦。裙儿细裱如肩皱”。王安忆在《长恨歌》里写道:“她们对一件衣褶的剪裁缝制,细致入微到一个裱,一个针脚。”上海人说的“打裱”(衣褶上做褶子)、“百裱裙”(百褶裙)、“明裱袋”(袋中间两边活口的口袋)、“暗裱袋”(袋中间活口的口袋),都是这个裱。坊间把衣裤织物团捏得皱巴巴的样子,写作“八各烂皱”,实在应该是“百裱烂皱”之误。

不仅在词义上,上海话中的裱在读音上也保留了其古代音韵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将裱注释为方言用字,读 jiǎn 音。被视作中古时期汉语语音代表的《广韵》卷四,三十一裱韵,注裱字为“古莧切”。看上去与拼音 j 当头的声母全无关系。清代钱大昕认为“古无舌头舌上之分”。有学者认为,现代的舌面音 j,是从舌根音 g 及精组齿头音分化出来的。因此,许多现在普通话标注“坚”(jian)音的字,在上海话中仍然读作“盖”(近 gai)音。如:奸、监、拣等。“间”在上海话中有时也读作“盖”;如“沐浴间”(浴室)、“日间日”(隔天)。《吴哥丁集》中“十景西湖描不同,干枝杨柳间桃红”一句,顾颉刚注云:“间,读若盖”。与裱相仿,现代汉语中还有不少以 j 作声母的字,在上海话中依旧以 g 作声母。如:假、加、价、江、讲、交、角、觉、届等等。

茄山河

首先依要听得懂

文 / 宓重行

有交关上海闲话依一定先要听得懂,再能讲得对,否则勿但会闹误会,弄勿好还会出事体——

警方讲,有个朋友勒屋里过生日,有个请来吃寿面个要好朋友事先勿晓得,进门一看到庆贺场面才明白自家失礼了,伊会拍着脑袋叫起来:“喔哟!是依做大寿啊?真要死[xi]快了:我一点勿晓得空手来了……”

外乡人一听可能会大惊失色:就算朋友再好,人家过生日个吉时良辰哪能好讲迭种“触霉头闲话”?接下来伊会更加吃惊,朋友一家门会统统围上来表示欢迎,好像得到了最美好个祝愿。

老上海啥人勿晓得“真要死快了”是沪语中出现频率蛮高个口头语,有多重“内涵”;刚刚听到个“真要死快了”只不过是迭位老朋友表示对自家失礼个责怪;大家围上去欢迎,也就是表示老朋友“空手来”毫无关系,勿必当真讲自家“真要死快了”。

迭个就是上海闲话当中有趣个“一语多义”现象——所以,勒上海攀谈当中,听话勿单要听“音”,更加要知“义”。

“真要死快了”勒吃惊时使用,可以表示简直难以置信:“真要死快了!迭条鱼剖好个把钟头了,放进煎锅还会跳?”“掰搭个‘死’是讲掰条鱼勿可思议竟还‘活’着……”

“真要死快了”勒叹为观止时使用,可以表示自家孤陋寡闻:“我活了迭把年纪,从来没有听到过老母鸡早上会打鸣。真要死快了。”此地块个“死”是讲母鸡竟一反常理,具有如此“特异功能”……

“真要死快了”勒懊悔痛失良机时使用,表示对时勿再来个追悔莫及:“我买个彩票脱大奖只差一位号码,早晓得抢先付好铜钿早一步拿到手,今朝要笑勿动了。真要死快了!”“掰里个‘死’当然是怪自家‘慢了一拍’只好与‘发财’失

之交臂……

“真要死快了”甚至还可以勒特定环境中为“模拟明星”者点赞:“乖乖!我刚看到依,还以为是大为(范冰冰)来了呢!真要死快了!”“掰里个‘死’看似怪自己眼钝,实际上就拿陌生朋友一记头‘捧’到云里雾里,将两家头个‘距离感’拉到了零……”

当然,勒各式各样个“语境”中伊还会有种种别个“妙用”,但总个看来,迭句“真要死快了”,总归是一种强烈真挚个情绪流露;如果加上使用者个面部表情搭肢体语言自然配合,讲者会觉得淋漓痛快,听者也会因为心领神会而受其感染。

要提醒个是:“真要死快了”勒搭年长者说话脱吉庆场合应该当作“忌语”,因为“死”毕竟勿是啥个“好字眼”——虽然上海人常说“我今朝开心死[su]了!”“依哪能有点死[xi]样怪气?”……上海闲话中迭个“死”字从“音”到“义”实在是“活”得很!要“听得懂”才能“用得好”,绝对勿好“瞎来来”。

周建国沪谚熟语印



有腔调



闷声勿响大发财

沪语童谣

爸爸戒香烟

创作/杨建明

爸爸声音大:
阿拉戒烟。
妈妈眨眨眼,
成心躲躲边:
准备戒几天?
爸爸拍胸脯:
依做监督员,

戒烟到永远!
困困摘口罩,
拍手赞赞赞:
呒没烟圈圈,
空气真新鲜。
大家快戒烟,
身体更健康。

课间铃响真精彩,
同学淘里笑口开。
上海闲话大会串
无轨电车开起来——
白相讲到猜东猜,
放学讲到明朝会,
时装讲到航天彩,

美食讲到三鲜饭,
滑稽讲到王汝刚,
旅游讲到柬埔寨……
七讲八讲觉着啥?
语文老师立后背。
看伊跷起大拇指,
连夸阿拉讲得赞。

闲话闲侃

煤炉、铜吊、钵头、篮头

文图 / 阿仁

凡是居住条件有了改善个上海人家里向,烧饭烧菜个房间改称为厨房了。老底子上海人是称之为灶头间、灶披间个。上海个老城厢、老地段、老弄堂、老房子,灶头间、灶披间还有,还坚持活着。不过灶头间、灶披间里个交关关物事已经改朝换代了,有个已经退出上海人个生活了。煤炉可以讲是最早撤退个。老早个辰光是煤球炉,后来有了煤饼炉。灶头间里总归有煤球、煤饼常驻个,还有生煤炉个柴爿、废纸、纸板,还有盛煤球、煤饼灰个家生。煤气、燃气登堂入室后,煤炉晏歇会了。马路浪个煤球店、柴爿店也随之消失了。现在啥人家还拎得



出一只煤球炉、煤饼炉,可以讲是吃价了。可以送到老上海博物馆去亮亮相当展览品哉。

灶头上个铜吊也难以寻觅了。

上海闲话里拿烧开水个水壶叫做吊子。铜质个叫铜吊。铝质个叫钢宗吊子。钢宗个水壶还能够从大超市个货架上寻得到。绝大多数个上

海人家早就用电个烧水壶了。热水瓶也慢慢退出了,电个暖水桶登上了灶台。相继退伍个还有搪瓷面盆、搪瓷杯,盛米个米缸,装酒个老酒甕,装糖装盐个钵头。上海人形容小菜烧得太咸了,会讲一句:“好哉,依是盐钵头打翻了!”估计再下一代两代,小上海人会听勿懂盐钵头了。为了保暖烧好个饭菜,灶头间里过去是少勿脱烘窠个。稻草稻草柴做个烘窠也叫草窠、饭窠。现在伊拉也人间蒸发了。老上海个大家人家也会装备一只两只紫铜暖锅。辣“横扫一切”个年头里,暖锅算是“四旧”,被砸烂了。现在有各种档次个电热锅替代了。大小暖锅到云南路、广西路还可以见到一排排林立街沿上,是伊面个涮羊肉店铺招徕客人个道具了。

明显退出历史个是上海人个

菜篮头。篮头、篮头,老个上海人天天要拎了去兜小菜场个。篮头个花头透了,有四角篮、六角篮、元宝篮、面筋篮、本地篮头、杭州篮头。当下个上海去买菜常常是空手而去个。菜摊头提供大小塑料袋袋。老伯伯、老太太是拖一部两轮小车子,方便省力。灶头间是汰米、淘米个篮头,上海闲话叫淘箩。淘箩用过,摆到日头下面晒一晒、晾一晾。勿知勿觉,竹头做个、篾竹做个、藤条做个大大小小家生都被塑料制品取代了,而且淘汰了干干净净,只要依到自家个厨房间里去扫描一通,就晓得了。生活,用上海闲话来讲是日脚,日脚真是进步了。